

# 向死而生

——红25军鏖战独树镇

■李西岳

30多个团近30万的兵力,把仅2980多人的红25军,在独树镇置于死地。

独树镇位于桐柏山与伏牛山的连接地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侧是一条河叫颍河,纵贯南北,脚下一条公路连接许昌和南阳,叫许南公路,这条公路是进伏牛山的必经之地,也是唯一通道。

往前走,是垂死挣扎;留下来,就是坐以待毙。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三位军首长痛下决心:向死而生,一定要把这支“童子军”带进伏牛山!

1934年11月26日,红25军向独树镇进发,途中下起大雪,气温骤降,身穿单衣的战士们冻得瑟瑟发抖,但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军首长还是命令部队丢下辎重,轻装行军。为了鼓舞士气,战士们唱起自编的歌曲:“深山野岭是我房,山菜野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仗哇……”

也就是在头天的晚上,一个年仅11岁的小战士因为没睡醒觉掉了队,醒来发现部队早就出发了。房东说他留下来当儿子,小战士坚决要求找队伍,房东只好领着他去找,后来在雪地里发现了红军丢掉的辎重,再走不远,与前来寻找他的战士相遇了,他高兴地回到了队伍里。

中午13时,红25军前梯队第224团进至方城独树镇附近,准备从七里岗通过许南公路进伏牛山。而此时,独树镇已敌兵四伏,先期到达的敌人依托工事封锁了公路,加上风雪交加,能见度低,红军到了跟前才发现敌人。因为天气寒冷,加之战士们年龄小,拉不开枪栓,战局一时陷入被动。

此时,红25军所处的是一片开阔地,无所依托,没有退路。危急时刻,政委吴焕先冲到前面大声喊道:“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他用力甩掉披在身上的大衣,从身边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他铿锵有力的声音,使部队很快稳住了阵脚,战士们一手举枪,一手挥刀,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去,就连没有武器的脚夫,也拿起扁担与敌人展开了搏斗。红军的士气感染了当地群众,他们见战士们手冻得拉不开枪栓,就点着火把把着战士们烤火暖手。战士们趴在泥水里,互相帮着拉枪栓,对敌人瞄准射击,但因为敌人居高临下,仍然冲不过去,而且不断有人伤亡,尤其战斗力较弱的孩子们伤亡较大。

正当战斗进入胶着状态,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第223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的火

力很快被压了下去。但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加之敌人占领了有利地形,从中午打到天黑,部队仍然没有冲过去。

天黑透了,害怕夜战的敌人也不敢盲目进攻,战场形势趋于缓和。

部队撤下来在七里岗一带的民房休整。战士们的脚冻僵了,没有了知觉,怎么也暖不过来,一个女军医犹豫片刻,把自己的衣服解开,把战士的脚放在她的腋下取暖。很快,几个女卫生员都模仿女军医的方法帮战士们取暖。大家一天没吃饭了,老乡送来了烤熟的红薯分给大家吃,但他们太累了,太困了,东倒西歪地睡着了,谁也顾不上吃一口。

军首长在一间民房里开会。程子华分析道:“现在我们面临三种情况,一是战斗减员增加,伤员得不到救治,尤其是孩子们;二是弹药消耗得不到补充;三是战士们的体力消耗过大,支撑不住。”吴焕先的话掷地有声:“这些孩子们大都是红25军的孤儿,他们的父母把生命留在了大别山,如果不把他们带出去,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爹娘!”徐海东的话斩钉截铁:“红25军经过了数次重建,其威风是打出来的!只有抱定死的决心,才能起死回生。红25军的番号,绝对不能在独树镇终结!”

晚上9点钟,红25军开始突围,但那些年龄小的战士们太困了,怎么也叫不醒。徐海东对儿童团长下令:“用手掐,实在不行,用皮带抽,一个也不能掉队,包括伤员,掉队就意味着丢命!”战士们一个个被掐醒了,他们背上背包,扛起枪,加入了突围的队伍。

深夜,大风,雨雪。通往伏牛山的天堑山路上,在当地地下党的领导下,一支突围队伍成三路队形行进,两边是年轻战士,孩子们夹在中间,对走不动的儿童,年龄大一些的战士过去搀扶,有的小战士拽着马尾巴走,有的受伤的小战士趴在老兵身上睡着了。

夜幕下,蜿蜒的山路上,这支队伍显得极其悲壮。

1934年11月27日拂晓,红25军突出重围,胜利进入伏牛山东麓。

红25军独立长征,历时10个月,经过河南、湖北、甘肃、陕西等4省,转战近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成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为党中央最终把大本营落在陕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曾称赞红25军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

鏖战独树镇,走出新天地。向死而生,红25军的名字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格外响亮、辉煌。

##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从舰艇调到岸上的水兵俱乐部工作,是在一个阴冷的冬天。凛冽的海风,似万箭齐发穿过海面。太冷了,这样的天气在小战士的老家渭北平原也不多见,想不到江南竟有这样寒冷的冬季。一床军被已经抵御不住寒潮的侵袭。手脚冰凉,蜷缩成一团,小战士深夜里想家想妈妈。

那一天,小战士来到码头的洗衣房。他把那床被子交给了收被子的洗衣工。洗衣工是当地的一位阿姨,个子不高,干活很利落,和小战士说话,脸上总是笑盈盈的。

“依是哪里人,怎么称呼呀?”阿姨接过被子问了一句。“阿姨好,俺是陕西的,姓王。”小战士立正答道。“这么小就参军,蛮厉害的!”阿姨夸赞后又问了一句,“吃饭什么的习惯吧?”

“什么都好着呢,就是晚上睡觉有点冷。”“哦,这个样子呀。”阿姨听完没说什么。

过了两天,水兵俱乐部大门外有人在轻声地呼叫:“小王,小王……”小战士连忙跑出来,洗衣房的阿姨抱着一床被子已站在小战士面前。“小王,石沿地方冬天是很冷的,这床被子你先穿着,晚上会暖和点。”阿姨把被子塞到小战士怀里。

这是一床什么样的被子啊,大红色的绸缎被面上印织着回旋往复、一团团碗口大小艳丽的牡丹花,白色的棉布里面簇新平整,厚厚的棉胎饱满柔和。显然,这是一床没有用过的新棉被。

“这是我小儿子结婚时候我给缝的,准备了好几天,这个一直没用,你别嫌弃呀。”阿姨说。

小战士接过厚实崭新的棉被,望着朴素热情的阿姨,一时间激动得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按照部队的规定,小战士掏出钱来,一定要阿姨收下。

潮水如同轻重不匀的日子,重复拍打岸边的礁石。这床棉被已经陪伴小战士三个冬天了。漫漫寒夜,厚厚的棉被给了小战士不少温暖和内心的稳妥。小战士再也没有被冰寒惊醒,也很少因为夜里睡不着觉而想家想妈妈了。

小战士很努力,荣立三等功一次,两次被评为优秀士兵,由稚嫩渐变成熟,由新兵成为即将退伍的老兵。

“阿姨,我要退伍了,再次谢谢您!”小战士庄重地给阿姨敬了一个军礼。

# 那个家永远有亲情

■王飞

成了下风口中的“王总”,他时不时地怀念起自己在海边的军旅青春,灵魂深处,他依然是那个每天鼓励自己努力奋斗的小战士。

随着年龄的增长,关于军营的记忆竟然越发清晰、生动,那些风吹海浪的画面与思绪,在小战士的心底深处涌动。小战士常在睡不着的夜晚想念水兵俱乐部,也常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想起当地那位洗衣房的阿姨。

一次出差杭州的机会,小战士辗转回到阔别近三十年的军营。

那条熟悉的通往军港的马路,两侧依然盛开着火红的夹竹桃。海岸边,当年陈旧的营房早已改建得科技感十足。小战士甚至梦幻般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多年在外的游子,这里才是他的家,今天是他回家的日子。

还有当年那个像亲人一样拥军的阿姨。不知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小战士与陪同他前来的战友赶到阿姨所在的石沿村。“阿姨现在身体怎么样了?阿姨还能认出我不?”小战士既有满满的期待,又有些许忐忑不安。

在阿姨家的门口,小战士边叩门边喊了起来:“阿姨,阿姨!”

“哎,依是啥子人?”一位身穿海青的老妇人开了门。“阿姨,是我!”小战士一眼认出了阿姨。头发尽白,满脸皱纹的阿姨怔怔地看着小战士,忽然叫了一声:“是你呀,小王。”

阿姨万万没想到她还能再见到小战士。她哭了又笑,紧紧抱住小战士,就像母亲见到她从远方归来的孩子。

阿姨说,她和老伴王叔现在过得很好,大儿子在宁波工作,总想让他们去宁波生活,她不去,还是觉得住在海边的家里好。

阿姨还说:“小王,我的孙子你原先是见过的,他现在也去当兵了,在上军校……”

说完,阿姨从里屋拿出一个相框给小战士看。照片上的小伙子一身军装,英姿飒爽。

在小渔村的这个普通的农家院里,老阿姨和小战士似乎有说不尽的话。时候不早了,小战士该离开了……

车子走远了,阿姨还站在村口挥着手。随着车速的加快,石沿村和部队的营区快速地向后倒退着,很快就消失在沉沉的暮色里了……

部队是小战士的“家”,阿姨也曾让小战士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一个家是军营,另一个家是第二故乡,都在海岸边。这两个家,永远有亲人,永远有亲情。

# 爷爷与我的耕耘

■黄世杰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我服役的地方离家很远,空闲的时候,常常想起故乡,想起爷爷。

我的祖辈,生活在四川的一个小乡村,这里有清澈见底的小河,有高低错落的梯田。在我年幼的时候,我经常坐在田埂上,看着爷爷挥鞭赶犁,把水田经了一冬的泥土翻过来。水田里的水尚且有些寒意,黏糊糊的泥土也十分拔脚,爷爷就和老黄牛一道,缓慢但是坚定地迈着协调的步调,伴随着沉重悠长的呼吸声,从一边翻到另一边。看着看着,我的眼皮也渐渐耷拉下来。

等到我终于从酣眠中醒来,已经日渐西斜。爷爷结束了一天的劳作,身上、腿上、手臂上沾满了泥土,他坐在田埂上,两条精瘦的腿还插在水田里,不慌不忙地摸出烟杆,掏出铁皮壳子打火机来,“刺啦”一下,点燃黄澄澄的烟叶,眯着眼睛出气,烟就令我十分惊奇地从他鼻孔和嘴里都冒了出来。

前进 前进 (中国画)

郭江作

# 长征

第五一六一期

“娃子,吃完这杆烟就回去。”他的声音不似劳作了一天后的疲惫,反而透出一点享受的意味来。

太阳在天边摇摇欲坠了,爷爷把我放在牛背上,带着我们回家。夕阳的霞光将漫山遍野映照得金灿灿的,爷爷背影有些佝偻,但夕阳下的影子却很高大。

爷爷作为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简单朴实的劳作方式,贯穿了他的一生,也贯穿了我的童年生活。

时隔多年,我从部队休假又回到了故乡。我陪着爷爷坐在坡上,看着下面早已经荒废的水田,脑海里又浮现出他赶犁的画面。

“可惜了。”他“吧嗒吧嗒”抽一口旱烟,又拿烟杆指着一块块错落有致的梯田:“河边那块,拿来种谷子;向阳那片坡下面的旱田,拿来种苞谷……”夕阳的余晖洒满他的脸庞,他此刻胸有成竹,放眼望去,周边的土地,都能够作出细致周全的规划,连最深的皱纹都仿佛舒展开来,那样雄姿英发。

回部队了,早春的那曲还在下雪,又是一班晚岗。我站在茫茫雪野之中,仰望着漫天星斗,夜风呼啸,又想起故乡。农村的星空如此明亮,也不知道当爷爷低头劳作了一天,是否也曾抬头看过漫天的璀璨星光?

一个农民啊,肩膀挑起过日月四季,足迹踏遍了河谷大山,洗礼着雨雪风霜,征服了洪涝大旱,从青壮到老朽,还是要弓伏着身子,仍是要将片片杂草锄尽,就是为了把粒粒种子播撒在这漫山遍野,直到长出收获的遍地金黄来。他背向星光,埋头耕耘,在自己的岗位上干了一辈子自己该干的事。

那曲高天之下的雪夜,如此寒冷,使我精神为之一振,思绪不再漂向远方的故乡。我的岗位在此,强军路漫漫,我在自己的哨位上,坚定守望。

## “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征文

### 李大钊故居的油灯

■马淑琴

被一张炕桌举着  
被一盘土炕托着  
你将身姿放得很低很低  
你是乐亭大黑坨村  
这个不同凡响的村庄  
夜的土壤  
长出一棵  
光与火的庄稼  
是万杆庄稼的梭镖中  
那面火焰的旗

你有着主人的朴实  
如大黑坨村宽厚的土地  
你的方式  
不是普罗米修斯的  
窃火济世  
而是燃烧自身的血  
一寸一寸地  
顽强拓展光的疆域  
一粒柔软的火种

以剑与箭的锋刃  
穿透大黑坨的黑  
穿透旧中国厚厚的黑

不仅是照耀  
还有不灭的繁衍和孕育  
一粒微弱的灯苗  
成为光的源头  
火的母体

当自由的曙光迎来太阳  
当大地飘扬猎猎的赤旗  
你仍静静地守在  
老宅的炕桌上  
等候那位  
将你举成火把的人

### 军旅铸剑

■王德兴

就这么挺拔地站着,有序地排着  
犹如一棵棵精心修剪过的树  
从春天的青葱出发  
带着对土地的深情和家国的感恩  
蔚然长成参天的大树  
从此,一个民族崛起的背影  
便有了雄峙的习性与伟岸

就这么义无反顾地流着,动情地唱着  
犹如条条奔腾不息的江河  
用奔涌的热血负载不变的初心  
润泽与奉献,构成远航的全部  
从此,匍匐的姿态  
便有了海洋般的广阔  
起初的渔舟唱晚  
悉数升级为蓝色立体交响

就这么风雨兼程地奔着,跑着  
犹如千万匹草原上驰骋的骏马  
用急促的蹄音和不断的嘶鸣  
追逐辽阔的雄心,捡拾征战的血性  
于狂飙式的踏进中,加速完成  
由个体角力到联合制胜的  
根本性转变

就这么不停地烧着,炼着  
犹如要熔铸一柄削铁如泥的青锋  
先用星星之火  
再用燎原烈火,淬炼成钢  
再用七彩弧光渐次引燃转型引信  
让倚天长剑,从此啸鸣九天

